

海外宣教的異象與呼聲

於一九七八年成立的「臺北地方社會聯合差傳小組」(Local Church Mission)，旨在推動福音傳遍地極的大使命，並差派宣教士至國內外開荒佈道。現在海外宣教的工場主要在泰國此部與日本，差派的宣教士計有王季雄、王敏雯夫婦、石榮英姊妹、黃鎧岳弟兄與曹勝青姊妹等五人。

該「差傳小組」由臺北基督徒林森南路禮拜堂、南京東路禮拜堂、永和禮拜堂、長春禮拜堂、民生社區禮拜堂、中和禮拜堂、七張禮拜堂、石牌禮拜堂、五股禮拜堂、麗山禮拜堂、雙和佈道所與康華禮拜堂等十二個教會所聯合組成。各教會定期舉辦「差傳週」活動，每年十二月並舉辦聯合性的「差傳年會」。「差傳小組」成立以來，促使各教會弟兄姊妹認識海外宣教事工的重要性，並積極關切與支持宣教事工的拓展，教會因此也特別蒙神祝福、增長快速。

「差傳小組」為向教會弟兄姊妹傳遞海外宣教的異象與負擔，特別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於「第八屆差傳年會」前夕，舉辦首次「宣教士座談會」，由派駐泰國宣教三年的王季雄、王敏雯夫婦與派駐日本宣教已愈兩年半的曹勝青姊妹，交通有關海外宣教的事工與見證。此次座談會由「差傳小組」的同工陳藹宜姊妹、鄭家常長吉、黃子

石長老與陳明漢長老輪流主持，有三十餘位對宣教事工有興趣的年輕弟兄姊妹們，與經常關心且為宣教士代禱的年長弟兄姊妹參加，場面極為熱烈而感人。本會徵得「差傳小組」同意，特將座談會全部內容予以整理。

將異象與呼聲付諸行動

陳藹宜姊妹(以下簡稱陳):今天三位宣教士來，交通有關海外宣教的事工，其中有一對夫婦是王季雄弟兄和王敏雯姊妹，他們在泰國宣教將近三年半了，這次回到臺灣休假，並到各地傳遞宣教的負擔。另外一位是南京東路禮拜堂的曹勝青姊妹，她到日本宣教已有兩年半的時間，這次專程回來參加臺北地方教會「第八屆差傳年會」。

座談會所要交通的內容包括：「異象與呼聲」、「宣教士的難題」、「我能拓荒嗎？」與「宣教與裝備」四部分。首先交通「異象與呼聲」。當我看到這個題目後，就想到舊約尼希米的故事，尼希米由幾個從猶大來的弟兄口中，得到了一個異象與呼聲——即「那些被擄歸回剩下的人，在猶大省遭大難、受凌辱，並且耶路撒冷的城牆拆毀，城門被火焚燒。」(尼1:3)當尼希米得到了這個異象與呼聲後，隨即在神面前禁食禱告，求神引領開路，結果神垂聽了尼希米的禱告，尼希米得到亞達薛西王的應允，得以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垣。

尼希米得到了異象與呼聲，隨即向神禁食禱告，並且把所得到的異象與呼聲付諸於行動，最後得到神的同在與祝福。我想王季雄、王敏雯夫婦與曹勝青姊妹三位宣教士，在他們去海外宣教前，也一定從神那裏得到某種特別的「異象與呼聲」，下面就請他們三人談談他們海外宣教的「異象與呼聲」。

王季雄弟兄(以下簡稱王弟兄)：在一九七八年與七九之間，當時華神的黃子嘉老師去泰國北部，當他回臺灣後，就把整個泰國北部福音工場的需要帶了回來，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泰北福音的需要。從此，這個異象與呼聲即一直在我心中盤桓，並且隨著時日的增加，負擔也愈發的加增。

一九八〇年四月間，我隨著教會的弟兄姊妹們到泰北難民營中工作，在搭乘冷氣巴士往泰北的路上，我對窗外景物，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；原來，當我得到泰北的異象與呼聲後，泰北的異象已好幾次在我夢中出現過，我想這是神清楚的帶領。在泰北難民營工作那一個月當中，神更讓我看見，難民營中的難民，不僅物質上有極大的需要，心靈上、福音上更有極大的需要。神給了我一個思想，這個思想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，成為我去泰北宣教的一大原動力。

當時的泰北難民營大約有四萬個難民，而那時我還在做生意，因此，從泰北回來時，我向神說，我願意用十年的時間，把我所賺的錢全部用來幫助這些人，以我當時的情

況，只要我努力一點，我一年可以賺一百萬元，十年就可以賺一千萬元。可是後來我仔細算了一下，我花了十年的時間，賺了一千萬元，拿這一千萬元去分給四萬個難民，每人才分到二百五十元；而他們每人多了這二百五十元，也不會發財，少了這二百五十元，也不會餓死。緊接著有一個思想進到我心中，我想這是從神而來的思想：若是你埋在他們當中十年的時間，你對他們有多大的影響和益處。這個思想使我決定獻身於泰北宣教。

曹勝實姊妹(以下簡稱曹)：對我來說，當我蒙召的時候，神就把海外宣教的負擔，很清楚的放在我的心中，在成為宣教士之前，我一直在裝備自己並尋求工場。長久以來，一直令我深深感動的是，中國人能聽到福音，是藉著許多外國宣教士來到中國傳福音的緣故，這些外國宣教士，每個人都有他的家人和親戚朋友，但他們都能為著福音的緣故撇下一切，離鄉背井、千里迢迢地到異國宣教。我認為這種傳福音的棒子應該由中國人繼續傳遞下去，所以，當我蒙召的時候，就毅然決然的獻身成為宣教士。

去日本之前，我是非常討厭、排斥日本人的，但神告訴我要「愛你的仇敵」，而要「愛你的仇敵」的最好辦法，就是把福音傳給他們。這種愛是絕對不能做假的，你要生活在日本人當中，了解他們、接納他們，進而把福音帶給他們，真是要完全把自己擺上、為

主而活。

愛仇敵的最好方法

陳：記得曹宣教士曾經告訴我一個見證：她在陽明山進修，一天早晨，當她在思想是否要去日本傳福音的時候，神當時給了她一個異象，她看見天上有一道彩虹，使她想起神在舊約中以虹為記與人立約，表示神是與人和好的神，也是與仇敵和好的神，作為神的兒女，理當順服神的旨意。因此，曹姊妹能夠把心中民族仇恨的心態除去，毅然決然的下定決心，去日本宣教。

曹：是的，神的話語與異象，非常清楚的顯現在我的心中，使我沒有考慮的餘地，更沒有拒絕去日本的理由。

陳：請談談去海外至今，那起初的異象與呼聲是否更加明確？

王弟兄：在我尋求神的呼召時候，我曾經向神禱告：如果你要使用我這樣背逆不配的人，你要給我一個環境，好磨練我、對付我。所以神清楚帶領我到泰北，其目的即在磨鍊我、對付我。經過在泰北工作三年半以來，我一直在尋求我這一生前面的道路，是否以宣教工作為一生的職事？但心中有一個負擔是愈來愈強烈的，就是對於傳福音、開荒與建立教會的負擔，尤其是對人靈魂的關切特別迫切，不僅是對泰北的中國人，也對當地的少數民族，因為我的領受是，所有的種族

都是我們傳福音的對象。

曹：我的答案是百分之一百肯定的，因為神的帶領非常清楚，神的恩典一直非常豐盛。雖然在日本傳福音的果效並不十分地顯著，許多教會工作了十幾年，信徒仍然只有少數十幾個人，教會的光景也非常荒涼，但神的異象與帶領，卻是非常明確的。尤其在傳福音的工作上，雖然也遭遇到許多困難、挫折，但這不但不能成為神呼召的疑問，反而證明神的能力與恩典是夠我們用的。我相信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」，靠著神的恩典，一定能在日本人中間行出大事。

陳：神的呼召的確是非常清楚而明確的，不因環境的好壞變化而有所改變。下面請他們交通，在不同種族文化的人中間，如何展開傳福音的工作，是否有擬定一些具體傳福音的策略？

以生活行為表明基督的愛

王弟兄：在到泰北傳福音之前，並沒有擬定出什麼策略，而是到這當地後，不斷在工作中摸索、嚐試，而逐漸展開傳福音的工作。目前我們在泰北工作的地方，是一個封閉、落後的村莊，居民大多是卡瓦挨，是雲南邊境的少數民族，他們講的是雲南土話，和我們所講的國語有很大的差別，所以彼此之間有語言上的障礙。加上居民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文盲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要直接傳福音不太容易。因此我們所採用的策略是「一

粒種子埋在土裏」的方式，即是由我們的 生活行為上去表明神的愛，讓別人從我們身上看見基督，甚至，我們把家庭生活完全向村民敞開，他們有何問題、有何需要，一天廿四小時，隨時可以來找我們，以增加我們和村民們接觸、傳福音的機會。

另外，還有兩種很好的傳福音策略，首先聖靈感動我們開辦「福音識字班」，由門徒訓練中心的王良玉姊妹，編輯了一套「福音識字讀本」，內容完全以聖經的真理為重點，使村民在學習認識國字之餘，也能聽到福音。結果「福音識字班」成效十分良好，村民在學習認字的過程，不但學會聽懂國語，也了解了福音的內容。接著，村民要求教他們唱歌，因為他們平時沒有什麼娛樂。因此我們就教唱簡單的福音詩歌，藉著詩歌的內容，把福音的種子撒在他們的心中。

曹：日本人對屬靈的事物非常冷淡，因為有太多世俗物質的慾望佔據了他們的心思與意念，所以他們對心靈與精神層面的事物不太去追求。因此，最重要的策略就是禱告，求神開啟日本人的心靈，求聖靈動工，也求神帶領我們如何向日本人傳福音。由於有太多的事物吸引著日本人，所以要請到教會聚會，或要接觸都不太容易。因此，我們主要採用個人工作、個人佈道的方式，所以宣教士的生活見證、生命的流露，都是非常重要的。這需要付上相當大的代價，去了解、關心日本人，使他們由你身上體會到神的愛，如

此才會有福音的果效。

我和我的同工們也一直在禱告，希望能尋求一種很好的方式和日本人接觸，把福音帶給他們，請大家也為我們代禱。

王弟兄：補充一點，就是宣教士在福音工場開荒佈道時，一定要與當地同工配搭。近三年來，我們和泰北當地的同工一同配搭，先後開闢了八個新的福音工場。我們所採用的策略是以永泰、美新樂、滿老胡三個村莊的教會聯合，形成一個「包圍、收縮」式的福音網，在這三個教會附近的村莊，由三個教會以「集體行動、個別招呼」的方式，來開闢新的福音工場。

例如在永泰附近有一個美華村，在剛開始的時候，由永泰、美斯樂、滿老胡三個教會所有的同工共同配搭，大家同心同工，不斷以唱詩、演戲、講道……各種的節目，交互穿插運用來傳福音。等這些聯合性的福音工作告一段落後，再由永泰村的傳道人，進行搶灘登陸，接收戰果，並負責繼續更進一步的跟進與栽培的工作。如此，經由各教會的同心配搭、分工合作，使泰北的福音工作，產生很大的果效。

另外，我最近還在構思一個策略，即是仿效二次大戰美軍「隔島躍進」的方式。目前泰北地區遍佈許多村莊，我們每隔一個村莊進行開荒佈道、建立教會的工作，等這些村莊都建立起教會後，夾在中間還沒有教會的

村莊，即由兩旁村莊教會的同工，一同配搭來向中間這個村莊的居民傳福音，這是由點擴展到面的福音策略，可以使泰北的福音工作進展得更快。

同心配搭為福音爭戰

陳：聽了季雄的見證與報導，讓我們有身歷其境的感覺，好像我們也在和他們一同並肩作戰一樣。的確，傳福音是一場屬靈的爭戰，我們實在要為宣教士們的工作特別代禱，尤其是在日本和某些國家地區，傳福音很難見到立即的果效，聽說有一個宣教士到印度傳福音，工作了十八年才結出一個果子，實在非常的艱苦。若非神所賜的信心與愛心，人實在難以忍耐如此長久的時間。為此，我們要經常的為宣教士與海外的工場代禱，求神與宣教士們同在，加給他們智慧與力量，使他們在屬靈的爭戰中得勝有餘，好讓神的國度拓展。下面請對宣教工場提出一些新的異象與呼聲。

王弟兄：我們在泰國和泰國基督教總會第十二區會經常接觸，並就泰國的福音策略和他們交通，本來十二區在泰國中部的福音工作很強，近三年來則轉移到泰國北部，而泰國南部的福音工作則幾乎處於真空狀態，目前只有一個教會存在，那裏福音的呼聲實在非常緊急，因為在南部四個省份，有兩個省份已有回教勢力的存在，若是在近年內，仍然沒有宣教士到泰南去傳福音的話，等到回

教勢力在整個泰國蔓延、伸展，以後要再去傳福音就很困難；另外泰北仍有許多危險的地區與許多少數民族還未聽到福音。這些都是泰國亟待開闢的宣教工場，福音的呼聲也都非常急迫。

曹：事實上，日本的福音的門是非常敞開的，只是日本人對福音的心態，卻是非常閉鎖著的。好像西方世界的貿易與我國的商品要打入日本市場是非常困難一樣，他不是不讓你進口，而是根本不買你的東西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傳福音的確是很困難，但我們仍然盼望更多有異象、有信心，肯為拯救日本人靈魂的宣教士擺上。整個日本都是我們福音的工場，都是我們海外宣教的目標，如果有更多的宣教士投入，相信必能給日本帶來屬靈上的突破。尤其，我們目前所看到的是一個富裕、繁榮而開放的日本，但我們很難預料，在經過數年、數十年之後，日本福音的門是否仍然如此開放，所以我們當趁著現在，把握住機會，努力向日本人傳福音。

面臨的困難與挑戰

鄭家常長老(以下簡稱鄭)：做海外宣教士是相當不容易的，因為在宣教的過程中，將遭遇到各種的困難與挑戰，下面請交通在海外宣教所遭遇的困難，與如何勝過這些難題。首先請談談生活環境適應的問題。

曹：環境適應問題，可分語言、生活與習俗三方面來交通。我不是非常有語言恩賜的

人，在去日本之前一句日本話也不會，但想到神既然帶領我到日本，神一定會負責的，所以神也給我很多機會，使我在語言上多有操練與學習。

到日本第一天，起林後所聽到全是日本話，忽然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語言環境，的確在心理上非常難以適應。日本話和中國話音調完全不同，所以剛到時，一句日本話都聽不懂，想要表達更是有口難開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只有忍耐，勉強自己多聽、多體會；有時候愈聽愈不懂，常常會感到頭痛，心裏也覺得非常疲累，此時只好暫時停止去聽日本話，也不去想它，而以聽聽音樂來減輕精神上的負擔。總之，一個新語言的學習，實在是非常辛苦、艱難的，但也因此在這學習語言的過程中，讓我學習忍耐與依靠主的功課。也感謝神的恩典，如今我已學會了一大半的日本話。

在生活上，日本人與中國人還是有很大的不同的，因此在生活上，必需特別要求自律。在剛開始時，我和一位西國宣教士同住。我們兩個人的生活背景與習慣完全不同，彼此生活在一起，就要學習自律，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以免互相造成困擾。以後，我自己一個人住一間房間，雖然比較自由些，但在沒有人注意的情況之下，仍然要學習自律與節制的生活，則就不容易了。但這功課均是必修的，如果一個人在獨處的生活狀態下，能夠學會自律與節制，則他的生活就不致於

流於閒懶、散漫，這對一個宣教士來說，是非常重要的。

接著，日本人的風俗習慣，與中國人也有很大的差異。譬如日本人的家裏，不坐椅子，是跪坐在榻榻米上，剛去日本的時候，實在很不習慣，有時一坐就要坐一兩個鐘頭，非常辛苦難受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你就要面對它、接受它，慢慢訓練自己，過了一段時間，這種習俗上的差異，還是可以適應的。目前，我已經很能接受日本人的風俗習慣，不但不排斥，甚至還認為蠻好的。我覺得對於異文化的宣教，宣教士一定要去體會、認同、甚至接受不同文化上的差異，如此很多生活上的難處可以迎刃而解的。

鄭：是的，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」，生意人為了賺錢，常常不辭辛勞，吃盡各樣的苦頭，也在所不惜；宣教士為了賺取人的靈魂，更是要面對挑戰，克服萬難。下面請季雄、敏雯夫婦交通他們如何適應生活環境上的難題。

克服萬難以賺取靈魂

王敏雯姊妹(以下簡稱王姊妹)：談到環境適應的問題，感謝主，由於我不是一個人單身到泰國，而是隨著丈夫一起去，所以對泰國的環境沒有感到不適應的，因為夫婦兩個人可以互相扶持，相依為命，不會感到孤單寂寞。在語言上，剛到泰國時，在曼谷學了三個月的常用泰語，對日常上街坐車、購物

與問路，都可以應付，再加上泰語畢竟是東方語系，對中國人來說是比較容易學的。所以每次在學泰語時，總是非常感恩，興緻勃勃。

在生活習慣上也沒有什麼特別不能適應的，泰國北部吃的東西都非常的辣，季雄原本就喜歡吃辣的，去到那裏好像如魚得水一樣，吃得非常過癮。而我不會吃辣的，但別人吃什麼，也就跟著吃，剛開始時，吃得眼淚鼻涕一直流，漸漸習慣以後，也就甘之如飴了。同樣地，對於許多沒有吃過的食物，我們也都是盡量的去嚐一點，吃吃看，而不是一味地拒絕它，如此，很快地就能適應當地的生活習慣。

對於習俗上的差異，感謝主，在華神時，班上有一位從曼谷來的高姊妹，曾介紹過許多泰國的習俗，使我們在去泰國之前，已經有了心理上的準備。只要隨時多留意一下，就可以適應的。

王弟兄：假如有人對海外宣教的事工感到渴慕，並且有負擔，希望將來能到海外去宣教的話，現在就可以開始學習適應新環境的功課。例如在生活上你是否有那些地方感到非常困擾，非常在乎的，你就要去面對它、接受它，或者是對付自己，一直對付到自己能夠不在乎，能夠不為它所苦，進而去接受它並適應它，如此，你對新的環境就能適應如常、應付裕如。

鄭：離鄉背井到海外的異國他鄉去宣教，除了要能適應不同的文化環境與風俗習慣之外，往往也會情不自禁地產生思鄉的情懷，下面請交通如何克服想家的情感？

曹：我是一個不大會想家的人，不是我的家不吸引我，也不是我是個超然的人，而是感謝神給我的恩典，我和我的家人都一起學習，故此交託給主。在日本宣教的工作相當忙碌，要花很多時間在周圍的人與事上，這些往往已佔據了我絕大部份的時間和精神，所以沒有太多時間讓我去想家。最重要的是，當我蒙召決定走向海外宣教之路時，我即將我的家人完全交託給主，我也相信神必會保守看顧他們，因此，當我在海外工作時，比較不會有後顧之憂。當然，我畢竟還是為人兒女，理當盡孝道，所以我一有機會，就寫信回家，問候我的家人

王姊妹：一個離開家鄉到遠地的人，總是免不了會產生思鄉的情懷，惦記著父母親和家人。我覺得最能幫助我克服想家情緒的，就是收到教會弟兄姊妹們的來信，尤其感謝神的是，我的婆婆經常寫信給我們、鼓勵我們，告訴我們家裏和教會的情形，使我們沒有後顧之憂。當然，有時候還是會特別的想家，但神往往就成為我們的安慰，也讓我們看到當地弟兄姊妹的需要，使我們放下想家的情緒。

關懷萬民的情感與愛心

竭力保守同心合一的心

鄭：一個宣教士除了要面臨各種的困難與壓力之外，同時也要學習如何與當地的同工配搭，下面請教，如果在想法、做法上與當地同工不一致時，怎麼辦？

王弟兄：由於各人的背景不同，宣教士和當地的同工在想法與做法上，一定會有所出入。但感謝神，祂讓我在臺灣學會了一樣功課，就是「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。」雖然大家的看法不同，但都有同樣的目的，就是為神工作，並且把它做得最好，只是每個人所認為的最好方法不一樣。因此，在遇到彼此的看法與做法不同時，我們無需在道理上爭辯，而以事實來證明與按討，因為竭力保守合一的心，比用誰的方法更重要。

曹：在遇到和當地教會同工的看法、做法不一致時，海外基督使團有一個原則，只要在真理上沒有牴觸，我們多半是尊重當地教會的看法，並配合他們實際的需要，來做一明確的決定。

鄭：如果宣教機構所差派的宣教工作與宣教士心中的負擔不一樣時，宣教士應怎麼辦？

王弟兄：這是比較尖銳的問題。當我們剛到泰國工作時，曾經遇到，神所帶領的方式是，不要馬上否定宣教機構所差派給你的工作，因為別人並不一定知道你的負擔在那

王弟兄：我覺得在克服想家的事情上，我們的家人和教會的弟兄姊妹們，真是在這方面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，譬如我的母親大約每隔一個禮拜到十天就會寫信給我們，告訴我們：你們不要掛念我們，放心的為主工作，我們會不斷地為你們禱告。雖然是短短的幾句話，但對遠在海外工作的宣教士，真是有莫大的安慰與幫助。另外，我嚐試著學習把思鄉的感情轉移和昇華，在泰北傳福音，就把泰北的地方當作是我的家鄉，泰北的父老兄弟姊妹，就是我的父母親和兄弟姊妹，我以兒女親人的身份去服事他們。我想這對一個海外宣教士而言，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功課。

鄭：謝謝季雄給了我們很好的答案，我們真是應該提昇我們情感與愛心，把不同地區、不同文化、不同種族的人，也看作是我們的弟兄姊妹，去關懷他們身心靈的需要。我們中國人說：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，耶穌也曾說過：「凡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。」這種廣博而偉大的愛心，也是我們推動海外宣教事工的原動力。另外，季雄父母親的愛心，也給了我們很大的激勵，他們不但把自己的兒女奉獻給神，並且在背後不斷地為兒女傳福音的事工禱告、關心、鼓勵與支持他們，真是給許多基督徒的父母親，立下了很好的榜樣。我想每一位宣教士的背後，也都有一對偉大的父母親，這是要感謝神的！

裏。我想沒有一個宣教機構，會不顧宣教士心中的負擔，硬要差派宣教士到他沒有負擔的工場去工作，或是分配宣教士沒有負擔的工作給他做。所以宣教機構會分配不是宣教士心中所負擔的工作，主要原因在於彼此不夠了解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應該尋求一條適當的溝通管道，以最合適的方式、最委婉的態度，向宣教機構反映，讓他們了解你的負擔在那裏，好讓宣教機構能按照你的負擔差派工作給你。

曹：感謝主，我沒有遇到這種情況，因為在我要到宣教工場前，海外基督使團工場組的主要負責同工，會先和我們交通，把工場的實際情況與需要告訴我們，並了解我們的恩賜與負擔，再經過彼此的禱告尋求後，雙方都有一致的看法時，再進行差派的工作。

鄭：宣教士在宣教工場上，如何使自己的靈命與學識，不斷地更新與長進？

王姊抹：感謝主，藉著在泰國宣教的工作，讓我們不斷地經歷神的話語，更從許多弟兄姊妹的身上與艱苦的環境中，學習到許多寶貴的功課，使我對信仰產生更堅定的確據。也謝謝臺北的弟兄姊妹們，寄給我們一些屬靈的書籍與特別聚會的講道錄音帶，使我們的靈命得到充實與供應。

靈命與知識不斷更新長進

王弟兄：一個宣教士要讓靈命不斷地更新

與長進，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與神良好的關係，因此，有幾件事一定要持守，第一是守晨更，第二是看重教會的擘餅聚會。因為在晨更當中，我們可以不斷地學習神的話語，在擘餅聚會中，主的愛會不斷地挑旺、激勵我們。另外，就是不斷地認清服事的對象是人而不是工作；我們如果把對人的事奉，轉變成一項工作的話，我們的靈命沒有辦法長進。因為在服事人的當中，神藉著人來對付我們；因為靈命的長進，就是我們這個人不斷地被對付，愈來愈能活出基督的生命。所以一個宣教士在宣教工場上，不要專注在處理一些宣教工作，而要不斷地保持與人的接觸。

曹：我認為宣教士要在靈命與知識上不斷長進，這是很重要的問題。日本教會的人數很少，教會的光景也很荒涼，每次聚會唱詩、讀經、禱告，總是那少數幾個人，久而久之，靈命就會覺得很枯乾。有一次參加一個比較大的聚會(人數約一、二十人)，大家很盡情、活潑的唱詩、交通，頓時整個人屬靈的光景就被挑旺起來，這時我才發現，一個宣教士很需要過團契生活，如此可以充實他的靈命光景。

當然，最重要的是，宣教士本身要有正常的靈修生活，不斷支取神的力量，否則，一旦自己沒有好的靈修生活，外界又沒有好的團契生活環境，即很容易灰心軟弱，導致靈命枯乾。所以保持與神良好的交通，過正常

的靈修生活，並且每天有固定閱讀進修的時間，甚至每年擬定一些具體的進修計畫，這對一個宣教士靈命與知識的長進是非常重要的。

鄭：剛才三位宣教士都強調個人要有正常的靈修生活，這是非正常確的。的確，在宣教工場上會遭遇到許多難題，有時靈裏的光景也會非常灰心、軟弱與枯乾，如何跨過困境，突破靈命成長的瓶頸，就在於與神保持良好關係，個人有正常的靈修生活，也希望弟兄姊妹們為他們代禱，並經常關心他們靈裏的需要，若遇有好的屬靈書刊或是錄音帶，也可以提供給他們分享。

關心人靈魂得救的負擔

黃子石長老(以下簡稱黃)：接下來討論「我能夠拓荒嗎？」海外工場一定少不了宣教士，如果沒有宣教士，誰去海外傳福音呢？以賽亞書中說，我可以差遣誰呢？誰可以為我去呢？當神要差遣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，摩西回答神說，我是甚麼人，竟能承擔這使命麼？摩西明白的向神表示，自己的能力不足、條件不夠，是個拙口笨舌的人，無法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。或許我們弟兄姊妹也和摩西一樣，有同樣的疑問，當有一天，神要差遣我們去海外宣教時，我們也會懷疑我們的能力、條件，是否夠資格去海外宣教？因此，我們要討論，到底一位宣教士需要具備什麼樣的資格與條件？

王弟兄：首先要說明的，並不是我們夠資格、夠條件當宣教士，只是我們在宣教工場上的經歷中，讓我們體認到做為一個到海外拓荒佈道的直教士，所應看重的是要對人有興趣，並且能關心人靈魂的得救。宣教士到海外拓荒，不僅僅在幫助改善當地居民的生活，最主要的是要傳福音，拯救他們的靈魂，所以一個宣教士最重要的是要對人的靈魂得救有沉重的負擔。

王姊妹：做為宣教士的太太，最重要的就是和先生配搭，在各樣的宣教事工上同心同工，當季雄在工作上有什麼看見時，我就盡力去配合、協助他，以完成神的託付。

曹：我記得有一位宣教士在叢林中向土著部落們傳福音，由於那部落從來沒有人去傳過福音，所以他到那裏時，和土著們毫無辦法溝通，因此，他就晝夜迫切向神禱告，求神開路，給他機會能向土著傳福音。經過一段日子，他遇到一位酒鬼，很意外地，這位酒鬼居然能和他溝通，他便透過這位酒鬼的翻譯向土著們傳福音，結果帶領了不少位土著相信耶穌。

從這個宣教士的經歷，給了我很大的激勵。在我剛到日本時，也同樣遇到語言溝通上的障疑，想要向日本人傳福音卻開不了口，有好一陣子，心理真是相當焦急、煩悶，只有禱告神，求神幫助我，讓我儘快學好日文。尤其在日本拓荒宣教實在困難，更需要

迫切地禱告，尋求神的帶領，求神賜下愛心、信心與耐心，並在靈命上不斷地裝備自己，好讓自己在宣教工場上，一直能殷勤不灰心。

恆久的信心與迫切的禱告

黃：做宣教士，最主要的就是要跟人接觸，並對人的靈魂得救有極大的負擔，此外，也要有恆久的信心、耐心與迫切不斷的禱告，才能在宣教工場上堅持下去。下面請交通，對一個有心到海外宣教的人，應該有什麼的裝備與操練？

曹：對於一個有心走向海外宣教的人，性格上的操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為一個宣教士在宣教工場上，很少是單槍匹馬、單打獨鬥的，而是要去與人配搭同工，要和不同文化背景與不同思想觀念的人配搭，去向不同文化的人傳福音，往往會產生一些人的問題，如果不能有好的同工配搭的話，或者不能和宣教對象相處融洽的話，在傳福音的果效上就要大打折扣。所以，對於一個有心作宣教士的人，性格上的操練在教會團契中學習與人配搭事奉，與在靈命生活上學習節制與自律，是很重要的功課。

另外，一個宣教士在語言上的裝備與在聖經真理、神學教育上的裝備，也是很重要的。一個宣教士在靈命、知識與恩賜上裝備得愈多，愈有助於宣教事工的拓展。

王姊妹：以前在教會學習事奉時，經常有

機會參加一些福音隊的宣教事工，到山地或客家莊去傳福音，這種福音隊的事奉操練與裝備，對我到泰北去宣教有很大的幫助。所以，我建議，對海外宣教有負擔的弟兄姊妹，可以把握機會，參加一些鄉村福音隊，去學習、體驗宣教的生活。

曹：對於一個宣教士如何去學習承擔工作與生活上的壓力，也是很重要的。在宣教工場上，由於工作的緊張忙碌，會面臨各種的壓力，除了語言的障礙壓力、傳福音果效的壓力之外，也要應付許多繁雜的人與事。尤其日本人是非常注重禮貌的民族，在生活中有許多繁文縟節，都需要留心去注意，否則，一不留神，就會失禮得罪人。所以，一個宣教士面對緊張忙碌的工作，與處在不同文化生活的環境中時，一定要學會如何承擔這些壓力，如何勝過環境與人事上的挑戰。

加強培植宣教人才

黃：如果有弟兄姊妹對海外宣教的事工有負擔，他應怎樣培養、持守他的心志，並進而走上海外宣教之路？

王弟兄：海外宣教的心志與負擔是可以培養的，若是真的要走向海外宣教之路，以宣教為一生的職事的話，他一定要清楚神的呼召，否則很難走下去。至於要培養一個人有宣教的負擔與心志倒不難，但要鼓勵、帶領一個人獻身做一名宣教士，走上海外宣教的工場，則需要一番工夫。因此，對教會來說，

如何栽培宣教人才是很重要的。

我和敏雯為何會關心人的靈魂得救，甚而走向海外宣教之路，主要即在於長期在教會中，接受教會的栽培、造就和訓練，我們教會每逢寒暑假期間，都會組織福音隊，到山地、客家莊或是一些偏遠的地區去傳福音，在這種福音隊的事工訓練中，給了我們很大的激勵與幫助，尤其看到一些人因著相信了耶穌，給他的人生帶來極大的轉變，更堅定了我們傳福音，拯救人靈魂的負擔與使命。並且，愈傳福音，對人靈魂的負擔愈重。因此，要培養一個人宣教的心志，帶領一個人獻身宣教的行列，最可行的方法，就是帶領他去傳福音，讓他在傳福音的事工上，不斷接受造就與訓練，久而久之，也可以發掘、培養出他宣教的思路與才能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當他一旦進入宣教工場，也可以很快的進入情況，並勝任愉快。

王姊妹：我們在泰北的永泰教會也是如此，教會裏的各樣事工，無論是唱詩、翻譯或傳福音，都讓弟兄姊妹們經常有操練的機會，無形中可以發掘他們的恩賜，並為教會培養出許多人才出來。所以，有時季雄和我不在教會時，他們照樣可以正常的聚會，並且還自行組隊出外傳福音。因此，教會應看重宣教人才的培植與造就的工作。

黃：的確，教會應經常提供各種服事的機會，給弟兄姊妹們操練，尤其要看傳福音的事工，讓弟兄姊妹們在傳福音的事工上，經

常有學習、磨練的機會，不僅可培養宣教人才，且有助於宣教事工的拓展，並可促進教會的增長。

曹：福音像的學習與操練，對於一個有負擔獻身於海外宣教的人來說，真的是一項很好也是必要的學習與操練。一個人如果在國內沒有好的傳福音的果效，到國外傳福音也很難有果效；一個人如果在國內不熱衷於傳福音，他到國外也同樣沒有傳福音的負擔。另外，對於宣教人才的培養，教會除了要提供各種服事的機會，給有負擔宣教的弟兄姊妹，並帶領他們學習、操練傳福音的事工之外，更要不斷地為他們禱告，把他們交託在神的手中，並求神保守並堅固他們的心志，直到他們全然奉獻，心甘樂意的走上海外宣教之路。以我個人為例，從我對海外宣教有負擔開始，到被神呼召，以及踏入宣教工場，並直到如今，背後一直不斷地有許多教會的弟兄姊妹在為我代禱，這種禱告的力量也一直在支持著我。

開創理想的海外宣教事工

陳明漢長老(以下簡稱陳)：國內的差傳工作正在起步的階段，將來還有一段長遠的路程要走。目前，對於國內教會差傳工作而言，如何開闢合適的新的宣教工場，與培植、差派新的宣教士，使海外宣教事工得以持續的拓展並後繼有人，是眼前的一重要課題，下面我們就這方面的問題來交通。

王弟兄：對於一個宣教機構來說，要差派一個新的宣教士出去，是要非常慎重的，否則將造成很多問題。至於教會或是宣教機構如何知道一個人是否有宣教的負擔與恩賜，進而可以培植、差派他出去宣教，可以從他平時在教會中服事的光景與在平常生活當中，了解他實際傳福音的情形，看他對傳福音的熱誠如何？我非常同意勝育的看法，一個人如果在國內不傳福音，到國外也很難有傳福音的負擔。這點是很重要的，因為一個不傳福音的宣教士，會造成很多問題的產生。

另外，在新的宣教士要差派出去之前，教會或是宣教機構最好能先加強他的教會事奉與教會生活，使他出去海外宣教，不但能傳福音個人歸主，也能建立教會。另一方面也能讓教會的弟兄姊妹們更多的了解他，培養更親密的感情，好讓弟兄姊妹們能不斷地關心他，並能實際而深入地為他代禱。

教會或宣教機構差派宣教士出去宣教，既是「差派」，實際上是差會與宣教士的聯合，而不是差會把宣教士差派出去就算大功告成。宣教士差派出去後，差會與宣教士是彼此成為一體的，在宣教事工上應深相契合，密切配合。宣教士的問題就是差會的問題，差會要全力支持宣教士的宣教工作，如此才能顯示出「差派」的實質意義。

陳：對於差派宣教士，牽涉到許多國家和我國沒有邦交，要取得入境簽證或居留權不太容易。因此，「差傳小組」目前採用兩種

方式，一種是「直接差派」，直接差派到宣教工場，例如王季雄、王敏雯夫婦，一種是「間接差派」，即透過別的宣教機構差派，例如曹勝青姊妹是差傳小組透過海外基督使國差派到日本宣教。請曹姊妹為我們分析這兩種差派方式。

曹：基本上，直接差派或是間接差派其目的都是一樣，也都是可行的，這要看宣教工場的實際情況與差會本身的能力而定。國內教會的差傳工作才剛起步，比起西方的宣教機構，在經驗上比較不足，因此，若是先藉助於西方差會的經驗與組織，來進行差派宣教士，是一可行的方式。以我到日本宣教為例，舉凡宣教士的職前訓練、入境簽證、宣教工場的安排、語言的學習、生活的管理與照顧，海外基督使團都有完整的制度、周詳的計畫與豐富的經驗，並且有專人在為宣教士安排、處理這些事情，使宣教士可以順利進入宣教工場，並在宣教工作上可以無後顧之憂。如今，我可以很愉快地在日本宣教，實在要謝謝海外基督使團的協助。

但我們也要感謝神的恩典，帶領我們的教會走上差傳的路，並且能直接差派宣教士出去，固然由於經驗的不足，在差派宣教士的事工上會有缺失，但只要我們不灰心，不斷學習、摸索，並建立起適合自己的差傳方式，經過一段時日，也是可以和西方教會一樣，開創出很理想的海外宣教事工。